

第二冊
方略

孫中山全書

譚延闓題



建國方略

孫文學說 行易知難

第一章 以飲食爲證

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予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爲建國計畫。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焉。乃有難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閎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予初聞是言也。爲之悼然若失。蓋行之惟艱。一說吾心亦信而無疑。以爲古人不我欺也。繼思有以打破此難關。以達吾建設之目的。於是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勵同人。惟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舉國趨勢。皆如是也。予乃廢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以研求其究竟。幾費年月。始恍然悟於古人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也。乃爲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也。儻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爲矣。於是予以構思所得之十事。以證明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以供學者之研索。而破世人之迷惑焉。夫知之非艱。行惟艱。一語。傳之數千年。習之遍全國。四萬萬人心。理中久已認爲天經地義。而不可移易者矣。今一旦對之曰。此爲似是而非之說。實與真理相背馳。則人必難遽信。無已。請以心至尋常至易行之事。以證明之。夫飲食者。至尋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

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類物類。皆能行之。嬰孩一出母胎。則能之。雛雞一脫蛋殼。則能之。無待於教者也。然吾人試以飲食一事。反躬自問。究能知其底蘊者乎。不獨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學。已有發明。而專門之生理學家。醫藥學家。衛生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有專心致志以研究於飲食一道者。至今已數百年來。亦尙未能窮其究竟者也。我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尙爲文明各國所不及。中國所發明之食物。固大盛於歐美。而中國烹調法之精良。又非歐美所可並駕。至於中國人飲食之習尚。則比之今日歐美最高明之醫學衛生家所發明最新之學理。亦不過如是而已。何以言之。夫中國食品之發明。如古所稱之八珍。非日用尋常所需。固無論矣。即如日用尋常之品。如金針。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實素食之良者。而歐美各國。並不知其爲食品者也。至於肉食。六畜之臟腑。中國人以其爲美味。而歐美人往時不之食也。而近年亦以美味視之矣。吾往在粵垣。曾見有西人鄙中國人食豬血。以爲羸惡野蠻者。而今經醫學衛生家所研究而待者。則豬血含鐵質獨多。爲補身之無上品。凡病後產後。及一切血薄症之人。往時多以化鍊之鐵劑治之者。今皆用豬血以治之矣。蓋豬血所含之鐵。爲有機體之鐵。較之無機體之鍊化鐵劑。尤爲適宜於人之身體。故豬血之爲食品。有病之人食之。固可以補身。而無病之人食之。亦可以益體。而中國人食之。不特不爲羸惡野蠻。且極合於科學衛生也。此不過食品之一耳。其餘種種食物。中國自古有之。而西人所未知者。不可勝數也。如魚翅。燕窩。中國人以爲上品。而西人見華人食之。則以爲奇怪之事也。夫悅目之畫。悅耳之音。皆爲美術。而悅口之味。何獨不然是烹調者。亦美術之一道也。西國烹調之術。莫善於法國。而西國文明。亦莫高於法國。是烹調之術。本於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種族。則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則烹調之術不妙。中國烹調之妙。亦足表文明進化之深也。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祇知烹調一道。法國爲世界之冠。及一嘗中國之味。莫不

★
★★

以中國爲冠矣。近代西人之遊中國內地者。以赫氏爲最先。當清季道光年間。彼曾潛行各省。而達西藏。彼所著之遊記。稱道中國之文明者不一端。而尤以中國調味爲世界之冠。近年華僑所到之地。則中國飲食之風盛傳。在美國紐約一城。中國菜館多至數百家。凡美國城市。幾無一無中國菜館者。美人之嗜中國味者。舉國若狂。遂至令土人之操同業者。大生妬忌。於是造出謠言。謂中國人所用之醬油。含有毒質。傷害衛生。致使他陝市政廳有議禁止華人用醬油之事。後經醫學衛生家嚴爲考驗。所得結果。卽醬油不獨不含毒物。且多含肉精。其質與牛肉汁無異。不獨無礙乎衛生。且大有益於身體。於是禁令乃止。中國烹調之術。不獨遍傳於美洲。而歐洲各國之大都會。亦漸有中國菜館矣。日本自維新以後。習尚多采西風。而獨於烹調一道。猶嗜中國之味。故東京中國菜館亦林立焉。是知口之於味。人所同也。中國不獨食品發明之多。烹調方法之美。爲各國所不及。而中國人之飲食習尚。暗合於科學衛生。尤爲各國一般人所望塵不及也。中國常人所飲者爲清茶。所食者爲淡飯。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爲今日衛生家所考得爲最有益於養生者也。故中國窮鄉僻壤之人。飲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壽。又中國人口之繁昌。與乎中國人拒疾疫之力。常大者。亦未嘗非飲食之暗合衛生。有以致之也。儻能更從科學衛生上。再做工夫。以求其知。而改良進步。則中國人種之強。必更駕乎今日也。西人之倡素食者。本於科學衛生之知識。以求延年益壽之功。夫。然其素食之品。無中國之美備。其調味之方。無中國之精巧。故其熱心素食家。多有太過於菜蔬之食。而致滋養料之不足。反致傷生者。如此則素食之風。斷難普遍全國也。中國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實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無肉料之毒。故中國全國皆素食。已習慣爲常。而不待學者之提倡矣。歐美之人所飲者。濁酒。所食者。腥膻。亦相習成風。故雖在前有科學之提倡。在後有重法之厲禁。如近時俄美等國之厲行酒禁。而一時亦不能轉移之也。單就飲食一道論。

之中國之習尚。當超乎各國之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國人已無待於利誘勢迫。而能習之成自然。實爲一大幸事。吾人常保守之而勿失。以爲世界人類之師導也。古人有言。人爲一小天地。良有以也。而然以之爲一小天地。無寧謂之爲一小國家也。蓋體內各臟腑分司全體之功用。無異於國家各職司分理全國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機關。其組織之完備。運用之靈巧。迥非今世國家之組織所能及。而人身之奧妙。尙非人類今日知識所能窮也。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爲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爲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爲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爲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爲者也。乃有主意計畫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爲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生元之構造物也。生元之構造人類及萬物也。亦猶乎人類之構造屋宇舟車城市橋梁等物也。空中之飛鳥。即生元所造之飛行機也。水中之鱗介。即生元所造之潛航艇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哇哇里氏發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後。則前時之哲學家所不能明者。科學家所不能解者。進化論所不能通者。心理學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貫通。另闢一新天地。爲學問之試驗場矣。人身既爲生元所構造之國家。則身內之飲食機關。直爲生元之糧食製造廠耳。人所飲食之物品。即生元之供養料及需用料也。生元之依人身爲生活。猶人類之依地球爲生活。生元之結聚於人身各部。猶人之居住於各城市也。人之生活以溫飽爲先。而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爲最急。而材料次之。吾人所食之物。八九成爲用之於燃料。一二成乃用之於材料。燃料之用有二。其一爲煖體。是猶人之升火以禦寒。二爲工作。是猶工廠之燒煤以發力也。是以作工之人。需燃料多而食量大。不作工之人。需燃料少食量亦少。儻食物足以供身內

之燃料而有餘而其所餘者乃化成脂肪而蓄之體內以備不時之需。儻不足以供身內之燃料則生元必取身內所蓄之脂肪以供燃料。脂肪既盡則取及肌肉。故飲食不充之人立形消瘦者此也。材料乃生元之供養料及身體之建築料。材料若有多餘則悉化為燃料而不蓄留於體內。此猶之城市之內建築之材木過多。反成無用而以之代薪也。故材料不可過多。過多則費體內機關之力以化之為燃料。而其質若不適為燃料則燃後所遺渣滓於體中又須費腎臟多少工夫將渣滓清除。則司其事之臟腑有過勞之患。而損害隨之。非所宜也。食物用之分為兩種。一為燃料。素食為多。一為材料。肉食為多。材料過多可變為燃料之用。而燃料過多。材料欠缺則燃料不能變為材料之用。是故材料不能欠缺。儻有欠缺必立損元氣。材料又不可過多。儻過多則有傷臟腑。世之人儻能知此理則養生益壽之道思過半矣。近年生理學家之言食物分量者不言其物質之多少而言其所生熱力之多少以為準。其法用器測量以物質燃化後能令一格廉（中國二分六釐）水熱至百度表一度為一熱率。故稱食物有多少熱率。或謂人當食多少熱率等語。此已成爲生理學之一通用術語矣。以後當用此以言食量也。食物之重要種類有三。即淡氣類、炭輕類、脂肪類。此外更有水、鹽、鐵、磷、鈦、錳各質並生機質（此質化學家尚未確為何元素）皆爲人生所不可少也。淡氣類一格廉有四零一熱率。炭輕類一格廉有四零一熱率。脂肪類一格廉有九零三熱率。淡氣質以蛋白爲最純。而各種畜肉及魚類皆含大部分淡氣。植物中亦含有淡氣質。而以黃豆、青豆爲最多。每人每日養身材料之多少。生理學家之主張各有不同。有以需蛋白質一百格廉爲度者。有主張五十格廉便足者。至於所用熱率多少。奧國那典氏所考得凡人身之重。每一基羅（中國二十四兩）輕工作時當需三十四至四十熱率。重工作時當需四十至六十熱率。如是其人爲七十基羅重者。於輕工作時當需食料二千八百熱率。於重工作時當需食料三千五百至四千熱率。但

佛列查氏曾親自試驗彼身重八十六基羅而每日所食蛋白質四十五格廉(中國一兩一錢七分)燃料一千六百熱率。其後體質雖減少十三基羅有奇。然其康健較前尤勝。後再減少食料至三十八格廉。蛋白質一千五百八十熱率。而其身體康健繼續如常。各生理學家為飲食度量之試驗者多矣。而其為身體材料所需之淡氣質。總不外由五十格廉至一百格廉。即中國衡一兩三錢至二兩六錢之蛋白質也。其為身體之燃料所需者。不外三四千熱率之間耳。其間有極重之工作。有需熱率至五六千者。此則不常見也。人間之疾病。多半從飲食不節而來。所有動物皆順其自然之性。即純聽生元之節制。故於飲食之量。一足其度。則斷不多食。而上古之人。與今之野蠻人種。文化未開。天性未漓。飲食亦多順其自然。故少受飲食過量之病。今日進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則去自然亦愈遠。而自作之孽亦多。如酒也。煙也。鴉片也。鴉片也。種種戕生之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文明進化而加增。則近代文明人類受飲食之患者。實不可勝量也。作者曾得飲食之病。即胃不消化之症。原起甚微。嘗以事忙忽略。漸成重症。於是自行醫治。稍愈。仍復從事奔走而忽略之。如是者數次。其後則藥石無靈。祇得慎講衛生。凡堅硬難化之物。皆不入口。所食不出牛奶粥糜肉汁等物。初頗覺效。繼而食之至半年以後。則此等食物亦歸無效。而病則日甚。胃痛頻來。幾無法可治。乃變方法。施以外治。用按摩手術以助胃之消化。此法初施亦生奇效。而數月後。舊病仍發。每發一次。比前更重。於是更覓按摩手術。而兼明醫學者。乃得東京高野太吉先生。先生之手術固超越尋常。而又著有抵抗養生論一書。其飲食之法。與尋常迥異。尋常西醫飲食之方。皆令病者食易消化之物。而戒堅硬之質。而高野先生之方。則令病者戒除一切肉類。及溶化流動之物。如粥糜牛奶。雞蛋肉汁等。而食堅硬之菜蔬鮮果。務取筋多難化者。以抵抗腸胃。使自發力。以復其自然之本能。吾初不之信。繼乃思吾之服粥糜牛奶等物。已一連半年。而病終不愈。乃有一試其法之意。又

見高野先生之手術已能愈我頑病意更決焉而先生則曰手術者乃一時之治法若欲病根斷絕長享康健非遵我抵抗養生之法不可遂從之而行果得奇效惟愈後數月偶一食肉或牛奶雞蛋湯水茶酒等物病又復發始以爲或有他因不獨關於所食也其後三四次皆如此於是不得不如高野先生之法戒除一切肉類牛奶雞蛋湯水茶酒與夫一切辛辣之品而每日所食則硬飯與蔬菜及少許魚類而以鮮果代茶水從此舊病若失至今兩年食量有加身體康健勝常食後不覺積滯而覺暢快此則十年以來所未有而近兩年始復見之者余曩時曾肄業醫科於生理衛生之學自謂頗有心得乃反於一己之飲食養生則忽於微漸遂生胃病幾於不治幸得高野先生之抵抗養生術而積年舊症一旦消除是實醫道中之一大革命也於此可見飲食一事之難知有如此且人之稟賦各有不同故飲食之物宜於此者不盡宜於彼治飲食之病亦各異其術不能一概論也惟通常飲食養生之大要則不外乎有節而已不爲過量之食即爲養生第一要訣也又肉食本爲構成身體之材料及補充身體之材料元氣所賴以存爲物至要而不可稍爲虧缺者也然其所需之量與身體之大小有一定之比例如上所述者所食不可過多過多則損多益少故食肉過量而傷生者獨多於他病也夫肉食之度老少當有不同青年待長之人肉食可以稍多壯年生長已定之人肉食宜減老年之人則更宜大減夫素食爲延年益壽之妙術已爲今日科學家衛生家生理學家醫學家所共認矣而中國人之素食尤爲適宜惟豆腐一物當與肉食同視不宜過於身體所需材料之量則於衛生之道其庶幾矣雖然飲食之物審擇精矣而其分量亦適合乎身體之需要矣而於飲食之奧妙猶未能謂爲知也飲食入口之後作如何變化及既消化之而由腸胃吸收入血之後又如何變化其奧妙比之未入口之物品更爲難知也食物入口之後首經舌官試驗之若其不適於胃腸之物即立吐而出之若其適合於胃腸之消化也舌官則滋其味而歡納之由

是牙齒咀嚼之口津調和溶化之粉質之物則化之爲糖。其他之物則牙齒磨碎之舌尖捲而送之以入食管。食管申舒而送之下胃臟。食物入胃之後則胃之下口立即緊閉。而收蓄食物於胃中。至足度之時則胃之生元報告於腦。而腦則發令止食。而吾人覺之名之曰飽。此胃臟作用之一。所以定全體每度所應需物料之多寡也。食飽之後當立停止。如再多食則傷生矣。食物蓄滿於胃之後胃津則和化肉質。如口津之化粉質焉。而胃肌則申縮搖磨。將食物化爲細糜。始開下口而送之入於小腸。到小腸上部時則細糜與甜肉汁和合。凡口津胃津所不能化之物而甜肉汁可以補而化之。令之悉成爲糜漿。而經過二十餘尺之小腸。輾轉迴旋。而爲小腸之機關。收吸之由迴管而入於肝。其適於養身之料則由肝管而導入心臟。由心臟鼓之而出脈管。以分配於百體。爲生元之養料及燃料也。其不適於身體之物則由肝臟淘汰之。不使入血。而導之入膽囊。再由膽管導之出小腸。而爲利大便之津液。其小腸所吸餘之物則爲渣滓。而入於大腸。在大腸時仍有收吸機關。補吸小腸所遺餘之養料。遂由大腸而推入直腸。則純爲渣滓。不適於身體之用矣。直腸積滿渣滓之後則送之出肛門。而爲大便。此飲食之終始也。惟食物既入血之後。尙多種種之變化。此非專從事於生理學者則不能知之。而雖從事於生理學者亦不能盡知之也。此飲食之事之關於體內之組織者。爲天然之性。吾人本屬難知。則就飲食之未入人身之前之各種問題。如糧食之生產。糧食之運輸。糧食之分配。及饑饉之防備等問題。純屬人爲者。亦正不易知之也。近代國家之行政政策者。以德國之組織爲最進步。而此次歐戰一開。則德國海面被英封禁。糧食時虞竭乏。社會忽起恐慌。人民備受種種之痛苦。至兩年以後。乃始任巴特基氏爲全國糧食總監。巴氏乃用科學之法。以經理糧食。而竭乏之事始得無虞。恐慌之事漸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漸減。由是德國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則早已絕糧而降服矣。按巴氏未經理糧食之前。民間之買食物者。常千百候於店門之

外。須費多少警察之約束。始能維持秩序。店夥按序分配。先到者先得。及至賣盡。則後至者常至空手而回矣。故欲得食物者。多有通宵不睡。先一夕而候於糧食店之門外。以待黎明買物者。當時德國有醫學博士諷之云。使買油之婦。在家多睡六小時。則身體中所含蓄之油。較之彼從油店所買得者多矣。此可想見其當時困苦情形也。而巴氏之法。亦不外乎平均節用而已。考德國未戰以前。其自產之糧食。可足全國八成以上之用。其輸入之糧食。不過二成左右耳。然而民家廚中及飯店廚中。每日所虛耗者。已不止二成。而箇人所食。不需要於養生之品。及過食需要之品。亦不止二成。故巴氏於廚中。則止絕虛耗。於箇人。則限口給糧。而人每以若干熱率為準。如是一出入之間。糧不加多。而食則綽有餘矣。其後更從事於推廣生產。凡園庭花圃遊場。與及一切餘地荒土。悉墾為農田。並多製各種之化學田料。從此糧食無竭矣。前此兩年之久。人民備受多少之痛苦。視為無可挽救者。而巴氏之法一行。則能使家人足貧。而能均各取所需。無人向隅者。非行之艱實知之艱也。括而言之。食物入口之後。其消化工夫。收吸工夫。淘汰工夫。建築工夫。燃燒工夫。種種作為。誰實為之。譬有人見原料之入工廠。經機器之動作。而變成精美之貨物。以供世用者。謂為機器為之。可乎。不可也。蓋必有人工以司理機器。而精美之貨物。乃可成也。身內飲食機關。有如此之妙用者。亦非機關自為之也。乃身內之生元。為之司理者也。由此觀之。身內飲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終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貨問題。人人習之。而全國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證明行之非艱。知之實惟艱也。或曰。飲食之事。乃天性使然。故有終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至於其他人為之事。則非可與此同日而語也。今作者更請以人為之事。於下章證之。

第二章 以用錢為證

今再以用錢一事爲行易知難之證。夫人生用錢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後天之習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終身。而無日或間者也。飲食也。非用錢不可。衣服也。非用錢不可。居家也。非用錢不可。行路也。非用錢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視爲自然。惟知有錢用。則事事如意。左右逢源。無錢用。則萬般棘手。進退維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錢是求。惟錢是賴矣。社會愈文明。工商愈發達。則用錢之事愈多。用錢之途愈廣。人之生死禍福。悲喜憂樂。幾悉爲錢所裁制。於是金錢萬能之觀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於錢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錢也。又如此。其慣熟。然則錢究爲何物。究屬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幾人乎。吾今欲與讀者先從金錢之爲物而研究之。古人有言。錢幣者。所以易貨物。通有無者也。泰西之經濟學家亦曰。錢幣者。亦貨物之屬。而具有二種重要功用。一能爲百貨交易之中介。二能爲百貨價格之標準者也。作者統此兩用。而名之曰中準。故爲一簡明之定義曰。錢幣者。百貨之中準也。中國上古之錢幣。初以龜貝布帛珠玉爲之。繼以金銀銅錫爲之。今日文化未開之種族。其錢幣多有與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游牧之國。有以牛羊爲錢幣者。漁獵之鄉。有以皮貝爲錢幣者。耕種之民。有以果粟爲錢幣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尙有以鹽茶爲錢幣者。要之能爲錢幣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種族。則就其利便之物。而采之爲錢幣而已。專門之錢幣學者論之曰。凡物能爲百貨之中準者。尤貴有七種重要之性質。方適爲錢幣之上選。其一適用而值價者。其二便於攜帶者。其三不能燬滅者。其四體質純淨者。其五價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開者。其七容易識別者。凡物具此七種之性質者。乃爲優良之錢幣也。周制以黃金爲上幣。白金爲中幣。赤金爲下幣。秦并天下。統一幣制。以金鎰銅錢爲幣。而廢珠玉龜貝布帛銀錫之屬。不以爲幣。周秦而後。雖屢有變更。然總不外乎金銀銅三種之物。以爲幣。而今文明各國。亦採用此三金爲錢幣。有以黃金爲正幣。而銀銅爲輔幣者。有以銀爲正幣。而銅爲輔幣者。古今中外。皆採用金銀銅爲錢幣者。以其物適於爲百

貨之中準也。然則凡物適合於爲百貨中準者，皆可爲錢幣，而金錢亦不過貨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獨具此萬能之作用也？曰：金錢本無能力，金錢之能力，乃由貨物之買賣而生也。儻無貨物，則金錢等於泥沙矣。儻有貨物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無力量矣。今舉兩事以明之：數十年前，山、陝兩省大饑，人相食死者千餘萬。夫此兩省，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物產豐富，金錢至多，各省爲錢業票號者，皆山、陝人也。無不獲厚利。年年運各省之金錢歸家而藏之者，不可勝數也。乃連年大旱，五穀不登，物產日竭，百貨耗盡，惟其金錢仍無減也。而飢死者之中，家資千百萬者，比比皆是。乃以萬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歸於盡也。蓋無貨物，則金錢之能力全失矣。又讀者有曾讀羅賓遜克魯梳漂流記者乎？試擬設身其地，而攜有多金，漂流至無人之島，挾金登陸，尋見島中風光明媚，花鳥可人，林中果實，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時島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島中之貨財，惟彼所需，可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飢也，必須自行摘果以充飢，其渴也，必須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無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島，貨物繁殖矣，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等於無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錢也，乃一己之勞力耳。此時此境，金錢萬能乎？勞力萬能乎？然則金錢在文明社會中能生如此萬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窮求矣。吾今欲與讀者再從金錢之爲用而研究之。夫金錢之力，雖賴買賣而宏，而買賣之事，原由金錢而起。故金錢未出之前，則世固無買賣之事也。然當此之時，何物爲金錢之先河？何事爲買賣之導綫？不可不詳求確鑿。方得金錢爲用之奧蘊也。欲知金錢之先河，買賣之導綫者，必當從人文進化之起源，著眼觀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開化之種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於深山窮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織而衣，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風氣與吾古籍所紀載世質民淳者相若。其稍開化者，則居於河流原野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於是部落與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證古，可知古代未開化之時，其人無

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足以自給。無待外求者也。及其稍開化也。則無不從事於交易。雖守古如許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實爲買賣之導緒也。或曰。交易與買賣有何分別。曰。交易者。以貨易貨也。買賣者。以錢易貨也。錢幣未發生以前。世間祇有交易之事耳。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數業者。其必有害於耕。有害於織。斷不若通工分勞之爲利大也。卽耕者專耕而織者專織。旣無費時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則生產增加。而各以有餘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較自耕自織爲進化也。惟自交易旣興之後。人漸可免爲兼工。而仍不免於兼商也。何以言之。卽耕者有餘粟。不得不攜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織者有餘布。亦不得不攜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類推。則爲漁爲獵爲牧爲樵爲工爲治者。皆不得不各自攜其有餘出而求交易也。否則其有餘者。須有貨棄於地之虞。而不足者。必無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農工兩業。其妨礙固大。然而農工仍各不免於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難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遊記有云。彼到未開化之鄉。常有終日不得一食者。蓋土番旣無買賣。不識用錢。而彼所備之交易品。間有不適其地之需者。則不能易食物矣。古人與野番所受之困難。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卽耕者有餘粟。而欲得布。攜之以就。有餘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餘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餘粟者。困矣。有餘布者。攜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餘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餘布者。又困矣。有餘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餘羊者。又困矣。有餘器者。攜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餘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餘。皆爲其餘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當。則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無交易之機關。所以勞多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神農氏有見於此。所以有教民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爲市之制。則交易之困難。可以悉免。

★
★★

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時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餘，以求所需，彼此轉接，錯綜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時間空間為交易之機關者也。自有日中為市為交易之機關，於是易貨物，通有無，乃能暢行無阻矣。其為物雖異乎錢幣，而功效則同也。故作者於此創言曰：日中為市之制者，實今日金錢之先河也。乃世之經濟學家，多以為金錢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亦猶乎買賣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也。買賣時代以金錢為百貨之中介，而交易時代則以日中為市為百貨之中介也。人類用之者，則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則必受種種之困難也。未有金錢之前，則其便利於人類之交易者，無過於日中為市矣。故曰：日中為市者，金錢之先河也。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交易通而百貨出人，人類之勞力漸省，故其欲望亦漸開。於是前之祇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漸進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飾玩好等物矣。漸而好之者愈多，成為普迪之風尚，則凡有貨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後以之易他貨物。是則此等文飾玩好之物，如龜貝珠玉者，轉成為百貨之中華矣。此錢幣之起源也。是故錢幣者，初本急之物也。惟漸變交易而為買賣之後，則錢幣之為用大矣。自有錢幣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以有餘而求不足者，祇就專業之商賈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為商矣。是錢幣之出世，更減少人之勞力，而增益人之生產，較之日中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類自得錢幣之利用，則進步加速，文明發達，物質繁昌，駸駸乎有一日千里之勢矣。考中國錢幣之興，當在神農日中為市之後，而至於成周，則文物之盛已稱大備矣。前後不過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為我國後代所不及。此實為錢幣發生後之一大進步也。由此觀之，錢幣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類自有錢幣之後，乃能由野蠻一躍而進文明也。錢幣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於前矣。蓋機器者，羈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

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致遠也。一日可達數千里之程。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爲之革命。天地爲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產。全賴人工爲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產。則合人工與自然力爲之。其出量加至萬千倍。而買賣之量。亦加至萬千倍。則今日之商業。已出乎金錢範圍之外矣。所以大宗買賣。多不用金錢。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運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而售之。每起獲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萬元。皆收現錢。以銀元計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後往市以求他貨而買之。又分十起而買入。則運貨往來之外。又須運錢往來。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貨。又當分十起而收其錢。繼又買入他貨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錢。其費時費力。已不勝其煩矣。儻同時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則合數十百人而各有貨百數十萬。以買賣。每人皆需數日之時間。以執行其事。則每人所過手之金錢。一人百數十萬元。十人千數百萬元。百人萬數千萬元。則一市中之金錢。斷無此數。故大宗買賣。早非金錢之力所能爲矣。金錢之力有所窮。則不期然而然。漸流入於用契券以代金錢。而人類且不知之也。契券之用爲何。此非商賈中人自不能一開則了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販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售之。獲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萬元。惟此十一萬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銀元。乃一張之字紙。列有此數目耳。此等字紙。或爲銀行之支票。或爲錢莊之莊票。或爲貨客本店之期單。或爲約束之欠據者是也。售十起之貨。則彼此授受十張之字紙而已。交收貨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銀元矣。川客在滬所采買之貨。亦以此等字紙兌換之。如是一買一賣。其百餘萬元之貨物。已省卻主客彼此交收四萬九千五百斤銀元四次運送之勞矣。且免卻運送時之種種盜竊遺失意外等危險矣。其節時省事。並得安全無虞。爲利之大。以一人計已如此矣。若以社會而言。則其爲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是以在今日之文

★★★

明社會中實非用契券爲買賣不可矣。金錢萬能云乎哉。而世人猶迷信之者。是無異周末之時。猶有許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舊習者也。不知自日中爲市之制興。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出。則日中爲市之制。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乃民國元年時。作者曾提議廢金銀行鈔券。以紓國困。而振工商。而聞者譁然。以爲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戰。世界各國多廢金錢。而行紙幣。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張之法。蓋行之得其法。則紙幣與金錢等耳。或曰。元明兩朝皆發行鈔票。乃漸致民窮國困。而卒至於亡者。美國南北戰爭之時。亦發行紙幣。而亦受紙幣之害者。何也。曰。以其發之無度。遂至錢幣多而貨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發不兌現之令。豈非廢金錢行紙票乎。何以不見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鑿而發不兌現之令也。祇學人一半。而違其半。夫人之不兌現。同時亦不收現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兌現。同時又收現。此非廢金錢而行紙幣。乃直以空頭票而騙金錢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敗也。英國之不兌現也。同時亦不取現。凡政府之賦稅借債種種收入。皆非紙幣不收。是以其戰費之支出。每日六七千萬元。皆給發紙票。而市面流通無滯。人人樂爲之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數月必發行一次公債。每次所募之額。在數十萬萬元者。亦皆悉收紙幣。不收現金。有現金之人。或買貨或納稅者。必須將其金錢向銀行換成紙票。乃能通用。否則其金錢等於廢物耳。此英國不兌現之法也。而北京則政府自發之紙票亦不收。是何異自行宣告其破產乎。天下豈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僧。尙且不爲此。而堂堂政府爲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錢之爲用之過也。世之能用錢而不知錢之爲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漢興承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初以爲錢少而困也。乃令民鑄錢。後錢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鑄錢。皆不得其當也。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並貨之流通耳。漢初則以貨少而困。其後則以貨不能

流通而又困。於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輸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卒收國饒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謂知錢之爲用者也。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昔尤甚也。方當歐戰大作。舉國從軍。生產停滯。金錢低落。而交戰各國之政府。乃悉收全國工商事業。而經營之。以益軍資。而均民用。德奧行之於先。各國效之於後。此亦弘羊之遺意也。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爲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適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得安適也。其三曰繁華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乃可有可無者。有之則加其快樂。無之亦不礙於安適也。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爲需要者。復一人或以爲安適。而他一人或以爲快樂者也。惟以時代論之。則其界限頗屬分明矣。作者故曰。錢幣未發生之前。可稱爲需要時代。蓋當時之人最大之欲望。無過飽煖而已。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錢幣既發生之後。可稱爲安適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欲望。始生亦此時而人類始得有致安適之具也。自機器發明之後。可稱爲繁華時代。蓋此時始有生產過盛。不患貧而患不均者。工業發達之國。有汲汲推廣市場。輸貨於外之政策。而文明社會亦有以奢侈爲利世之謬見矣。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貨品中華之變遷也。故曰。需要時代。以日中爲市爲金錢也。安適時代。以金錢爲金錢也。繁華時代。以契券爲金錢也。此三時代之交易中。準各於其時。皆能爲人類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時又非絕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爲市。既行之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錢出世之後。日中爲市。亦有相竝而行者。我國城廂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華之時代。世界人類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飛券。鈔引。宋之交子。會子。是也。但在今日。則非用契券。工商事業必不能活動也。而同時兼用金錢。亦無不可也。不過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錢者所當知也。我中國